



散文

大孤岛上那一抹浓绿

○ 崔胜五

在大孤岛长大的我,却从没见过黄河入海的盛景。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却屡屡有着想去看看的冲动,特别是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水水洼洼的草地、千姿百态的自然柳林和已成为绿色长城的黄河故道更是让我魂牵梦绕。

(一)

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决定动身再去看看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从居住的小城出发,车子下了高速再往东行,渐渐地,眼前的景物便熟悉起来,多姿的荆条、肥嫩的卤蓬、挺拔的芦苇、柔顺的茅草迎面扑来又转瞬闪过。路两旁大片大片的湿地里,成群结队的鸟儿起起落落,或戏水游荡,或捕捉鱼虾。我落下车窗,一缕淡淡的咸腥味飘来,深吸一口,“贪婪”地享受着这久违的味道。

从景区大门到黄河入海处还有一段距离,需乘坐观光车。一路上,司机兼导游的师傅热情地介绍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树木、杂草和禽鸟。冷不丁路边会有黄鹌、野兔、狗獾等灵气十足的小动物从草丛中闪出,它们蹦蹦跳跳、走走停停,迎着天南地北的客人。

游船码头是陆地景区的终点。下了观光车,奔腾的黄河横亘在面前,我迫不及待地登上延伸至河里的桥栏平台,顷刻间,整个身心便置于大河之中了,河水从脚下翻滚,波浪在胸中涌动。那天,观黄蓝交汇“鸳鸯锅”的游客已在售票处排起了长龙,蜿蜒上百米,问过工作人员,我等上船得下午两点以后。我放弃了几个小时的等待,却又心不甘地沿河向东走去,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行不到百米,便被一道河沟挡住了去路,我退回高一高坡处,向黄河入海的方向极目远眺。自此往东河面渐渐宽展,大河似乎意识到了这里是万里征途的最后一段,便放慢了脚步,先是恋恋不舍,然后,又义无反顾地扑向了大海。

我若有所失地转过身,突然,远处有一块不规则的绿色幕布悬挂天际,我揉了揉眼睛,是哪位国画大师在此绘就的杰作?我恐老眼昏花造成错觉,便使劲睁眼,只见那片绿色横跨大河两岸,少说有十几里。猛然间,脑海深处幻化出一片树林,与我儿时熟悉的自然柳林是何等相似。不,这不是虚幻,也不是梦境,确是一片真真切切的柳树林。我急不可待地奔向那片林子,奔回我的童年。

时光回溯六十载,还是孩童的我,为逃避灾荒跟随父母从陈庄来到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先居住在同兴农场的大坝上,后又搬迁至大坝下的圈坝子里。圈坝子紧挨着一条黄河故道,内有浅浅的清流,长满了芦苇、绵柳、参草、谷莠子、水莲花,岸边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小野豆。有

诗歌

徒骇河的孩子(组诗)

○ 李建果

致敬大禹

用雪莲花一样干净的手
轻轻翻开泛黄的书卷,那些古老而神圣的汉字活在纸上,一个个从书卷里走出来,从一条远古的河里
泅渡上岸,跟着他的足迹
追随他的身影,活成他的苍鬓和皓首
活成他的每一滴血或每一块骨头
活成他伟大的身躯,巍峨成另一座大山
从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
人们都会认出,我是徒骇河的孩子

但他们有所不知,我还是一个朝圣者,虔诚地点燃一炷心香
叩拜一位神明,叩拜那个亘古被爱的人

他涉水而来,沧桑的脸上
是徒骇河水泛起的层层波纹
脚步声,如河流一样沉重
我不敢望他项背,只能对着
那个披着蓑衣的高大背影,深鞠一躬

母亲的村庄

暮色中,雾霭笼罩河岸的垂柳
像母亲做饭时缭绕在屋顶的炊烟
风把自己藏起来,连同你羞涩的笑
你呼吸,步履,一切都是那么安静
遥远的天际,漂浮着半个红太阳

一叶扁舟过来,像落叶披上万缕霞光
趁明月没点亮街灯,星星没睁开眼
你轻抚一曲《渔舟唱晚》,穿心而过
半枚落日拽着风,落进母亲的村庄
一只大鸟穿过炊烟,藏进芦苇荡

那些垂钓者始终相信运气,他们何尝不知,我们或许也是一条笨鱼
那条笨鱼将被岁月钓到的鱼时而浮出水面,时而隐入尘烟

这么多野菜和草种子接济,投奔孤岛的人勉强得以温饱。故道南岸有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自然柳林,听大人们说,林子西接黄河,东临大海,延绵几十里。林子里杂草丛生,是野兔、狗獾、黄鼬、蚂蚱们舒适的家园。守护这片林子的是孤岛林场的人,他们长年累月地种植树木、看护这片柳林。每逢冬季,我和几个小伙伴脚踏冰跃过河道,去柳林里掰干棒,林子里咔嚓咔嚓的爆响就像过年的鞭炮,只一个多时辰便掰得一捆顺溜的干柴,或背或扛运回家,干棒卸下肩,在门口爽快地喊一声“娘,我回来了!”邀功似的进了家门,双手捧起父亲茶壶里的温茶,嘴对嘴地狂饮一番,或去瓮里舀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比现在孩子们喝果汁还要洒脱。

后来,农场、林场与马场合并了,我们都成了马场人。那时,我在马场中学读书,上学或回家都穿行于自然柳树林。再后来,为约束放荡不羁的黄河,同时保障油田职工、县城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级下令实施黄河人工改道工程,但此举需砍伐规划内及沿岸的自然柳林和那些榆树、槐树和果树。马场人披挂上阵,扛着锯斧镐锨,安营扎寨树林深处,顶风冒雪大干了一个冬天。那里红旗飘飘、人声鼎沸,附近的沿黄县聚集数万民工,车推手抬肩扛川流不息,点缀其中的拖拉机马达轰鸣,日夜不歇。春天过去,新河诞生,从此,不安分的黄河像野马戴上了嚼子,在新河道内驰骋入海,再也不能恣意横行。

而今,自然柳林又一次呈现眼前,与我童年的那片柳林不同的是,这片林子架设了木栈道,以便游客徜徉其中。继续驾车北上,走友林、过护林,经保林、胜林、建林,驶过那些我熟悉的村镇,去老林场、老马场驻地,再去黄河故道看看那片浓绿的土地。

(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歌声嘹亮,团旗猎猎,三千热血青年从齐鲁大地四面八方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聚集。济南、青岛、菏泽、济宁、惠民、昌潍,还有单家寺技校的三百名农林机械专业学生,齐刷刷来到孤岛荒野,开垦土地,建设林场。一部崭新的大“解放”和几辆老旧“嘎斯”满载着曹县百余青年,向黄河入海口的大孤岛开进。傍晚,行至梁山脚下,带队干部清点人数,应到一百,实到一百零八人。有人提议,我们开赴大孤岛,恰与梁山好汉人数相同,何不应景在此宣誓?于是有人草拟誓词,有人市上沽酒。众青年兴致勃勃攀爬上山顶,一番欢呼呐喊后,每人捧一酒碗,一人领读,众人附和:梁山又聚英雄汉,河口植树莫等闲,千难万险脚下踩,孤岛不绿誓不还。

卡车一路东进,一路欢歌,过济南,经淄博,汽车开始北行,越走风沙越大,越走道路越窄,越走野草越深,越走歌声越低,直走到没了路,直走到歇了歌。卡车在一片杂草丛生的自然柳林中停下来,只见几个看林子的老者灰头土脸走出窝棚,爬出地窝子上前迎接。众好汉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谁也不肯下车。带队干部率先卸行李,其他人慢吞吞地下车。这年夏天,是福建农学院的毕业生,四年林果专业的本科生山东小伙孟宪广返回省城济南报到,被分配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可这个身着朴素、憨厚老实的小伙却找到省人事厅,要求到建设发展最需要的地方去,最终孟宪广被改派至黄河入海处的大孤岛,成为共青团孤岛林场的一名技术员。孟宪广拿到改派介绍信,先回了一趟高青老家,然后坐公交车到了陈庄终点站,一打听,距孤岛还有近百里,便租来一辆破旧自行车,带着行李,颠簸在四周野草没人、坑坑洼洼的土路上。然后坐着“鬼见愁”小舢板,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在林场的一个小窝棚里安了家。

选择了改派,就选择了奉献。孟宪广白天勘察地形,筛选植树地带,夜晚在煤油灯下对照课本琢磨树种。起初,他和“一百单八将”在孤岛上种植了杨树、榆树、枣树、杏树等10多个品种,可几年下来,栽植的树木都成了“老头树”,被岛上茂密的芦苇、茅草遮盖。孟技术员查阅资料,一棵树一棵地反复对比分析,终于发现刺槐潜伏芦苇和茅草的秘密。试种一年,刺槐硬是把杂草盖住了。几个冬春过去,已是工程师的孟宪广和工人们一起把一棵棵刺槐栽植在了孤岛的土壤上。栽植林木,锁住风沙,马场总动员,干部、职工、家属、学生齐上阵,搭上休息时间,起早贪黑地干,可摸爬滚打了一年,试种不足百亩。孟宪广和他的团队开始探索机械直播的方法。为找到突破口,他们在工地扎窝棚,吃住在野外,每天夜里起来四五次,测气温、量风速、试土壤、观气象,研究林木生长规律。经过观察,发现孤岛地区每年的六、七月份有连续降雨过程,气温高气候湿润,与室内苗圃的环境接近。于是,高温多雨的季节,孟工主持直播了十亩刺槐,五六天后,种子破土而出,小苗当年就长到三十多厘米高。转过年来,树苗竟窜长至两米多。

试播成功了!孟宪广又扛起测量杆,从黄河故道源头一直丈量到入海口,把一卷绿色的规划图细致描绘出来。紧接着,他和他的团队风餐露宿地盯在工地上,仔细观察下种数量、深浅尺度、土壤覆盖,及时纠正播种误差。一个多月里,孟工指挥三台播种机,一下子播了两万多亩。几年时间,八万亩郁郁葱葱的刺槐林齐刷刷地从细沙堆里一片接一片地冒

出来。平整的河道内采用机播,沟崖坑洼地人工栽植,执拗的马场人硬是让十万亩泥沙黄龙变成一道锁风固沙的绿色长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孤岛连续出现三年大旱,槐林大片大片地干枯了,从没掉过眼泪的硬汉子孟宪广伤心地哭了。咋办啊?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总工程师孟宪广身上。大面积灌溉不可能,若给槐树遮阴、减少水分蒸发或许有一定作用,谁能给槐树遮阴呢?孟工又一次埋头于钻研中。他选择了根深、抗旱、叶大的杨树,若杨树和槐树交叉间作成混合林,从理论上说是能站住脚的。他把这个想法向领导汇报并得到了强力支持。于是,孟工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千里迢迢从新疆运来500棵杨树苗,回来后立即组织众人栽植。那年,杨树与刺槐混交试种成功。

孟工“痴迷”于植树造林,绿化大孤岛,却难以照顾家庭。他爱人远在老家农村,夫妻长期分居,只有春节他才回家一趟,住上几天又匆匆赶回单位。一个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家里四个孩子,一个小学毕业,其他小学都没读完,每当想到这些,孟工心里满是愧疚。一天,邮递员交给孟工一封信,“父病速归!”他拿着电报,泪水夺眶而出。那时,林场刚招来一批民工,大规模的植树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孟工没向领导请假,更没向任何人透露,他把电报揣进兜里,抹一把眼,定一定神,又扛起铁锹走向工地。几年后,孟工的母亲病故,恰逢植树到了关键时期,他依然没离开工地。转眼间,孟工的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写信给爸爸,让他回家出主意把把关,可他只是晚上给孩子们写了回信。孩子们结婚时,他仍然未能回家。

大孤岛上的槐林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粗壮的树根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土地。1989年,孟宪广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12年,孟宪广病逝,他始终没有离开大孤岛,没有离开那片槐树林。

走出马场史馆,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和事儿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三)

五月的大孤岛,十万亩槐林鲜花绽放、香气浓郁,置身于洁白的花海里,让人陶醉其中;五月的大孤岛,“槐花节”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我驻足于一片高大挺拔的老槐树林前,凝视着那些裸露于地面的根,已龋蚀手腕粗的枝干,那新枝叶茂花繁。

本想多看看这片槐林,不知何时积聚来的乌云,飘飘洒洒落雨下来,淋湿了心情。

书评

能够在纷扰功利的尘世中保持一颗沉静如水、淡泊明志之心,透过繁冗浮夸的世俗表象,深刻体味生命裂隙中的美好、生活瞬间里的多彩,顺理成章地融汇成充满情感、洋溢着芬芳馥郁的篇章,这或许就是苑祝标散文给我的第一感觉、第一印象。

认识苑祝标先生,是在人民网、新华网等相关媒体平台上读他的“打油诗”译语开始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为他的55名学生“量身打造”了新颖精致、别出心裁的打油诗期末评语,此消息见于《安庆晚报》报端,并先后在诸多新闻媒体平台转载、报道。

我收到苑祝标先生从安徽阜阳寄来的散文集《颍水烛光》,他谦虚地告诉我,他涉足文学较晚,文笔幼稚,要我别顾情面多提意见。打开《颍水烛光》,从扉页上“初老师雅正”的字迹上看,苑祝标不光文章写得精彩,字写得也俊秀,笔迹遒劲、流畅、雅观。《颍水烛光》没有序言,他把《新安晚报》记者钟虹、《安徽青年报》记者王浩森、《浩然文学》主编金浩等人给他撰写的文章放在了前面,通过读这些文章,基本可以了解苑祝标先生的生平及对文学的酷爱之情。

《颍水烛光》一书收录了作者70余篇作品,洋洋洒洒共19万字,是一部可以归类于散文随笔的集子。全书共分“烟火乡愁”“校园星光”“诗意红烛”“风月流年”“文海拾贝”五辑,展读之下,感慨颇多,禁不住想闲聊几句,但或许不能面面俱到,仅算是一个读后感吧,愿推荐给苑祝标先生细品、深思,并与文者共勉。

“烟火乡愁”一辑共14篇文章,篇篇都离不开乡情、乡愁、爱情,字里行间道不尽对亲人的爱与思念。“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烈到化不开、重到承受不起时,才产生这样简洁、饱满、幽咽、带湿的声音。”(雷达《我心目中的好散文》)。文中很少见到作者用华丽的辞藻去修饰,如《十四载的亲情》《我爱我家》《我们一家人》《醉在回不去的故乡》等篇,以委婉、含蓄的笔触对家人的那份浓浓的感情跃然纸上,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他的真诚与纯朴。

“风月流年”一辑共16篇文章,主要描写家乡山水、草木等自然风光,以及对故乡的人和事的无限热爱与眷恋。认真琢磨苑祝标的文字,会发现一个共性特征:无论是写景、状物、叙事,最终落脚点还是写人,写人的生存、境遇,写他们的精神状态,写他们的内心苦闷和困惑,如《沐浴桂花雨》《杏林春暖》等都是如此。苑祝标先生用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家乡的一切事物观察、揣摩得细致入微,让人们心头无不呈现出一个俊俏、秀美、温暖、柔和的画面,依恋、诚信与赞美情不自禁地从内心深处蓦然发出,且久久回旋。

颍河是阜阳的母亲河。颍水河畔长大的苑祝标,没有辜负“人民教师”这四个字,他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三十多年如一日坚守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教学给他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养料和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比如在“校园星光”一辑里,《十六载的教育荣光》《为伊消得伊人醉》《乡村树》《一路阳光一路芬芳》等文章全面展现了一位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独特风采。而在“诗意红烛”一辑里,《恩师情深几许》《班主任是怎样炼成的》等文章,让人读后感动不已。苑祝标始终坚持以德树人、以爱育人、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当好表率,言传身教,做好一名兢兢业业、扎实奋进的教书匠。

通过阅读《颍水烛光》一书,我看到苑祝标把几十年来教育教学机制的不断变革和改进,师徒们为教育事业奋斗、奉献的事迹娓娓道来,真所谓“情难舍,思难忘,以大地为纸,江河为墨,也写不尽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人活着,无论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拥有、弘扬、赞美真诚与大爱,不正是散文及古今文学所要体现的精神内涵吗?苑祝标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苑祝标散文饱蘸着深情的笔墨,来描绘家乡、表述教学策略,尽管家乡、教学是他散文主题,但他的散文不是反反复复地赘述,也不是琐碎的回忆描述,他是用自己内心最深的情感把他的思想、仁厚、和善,甚至把他多年的努力与汗水糅合在一起,借乡情、乡愁和对教学工作的深爱,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展现给读者,这或许正是苑祝标用心完成《颍水烛光》的思想情结。

孔夫子教导写作者“辞达而已矣”,即:表达清楚了就可以了,字多显赘。当代作家李敬泽先生对散文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说,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做到“辞达”,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里和世界上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这就是现代散文。再看《颍水烛光》,行文叙述真实感人、意蕴丰厚、表达巧妙,不仅展现了各个层面的真情与感动,其轻盈细腻的笔法和真实灵活的叙事将人间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也进一步拓宽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走近苑祝标,并阅读他的散文集《颍水烛光》,让我看到一位对家乡、对教育初心不改的师者,对文学笔耕不辍的吟者,正以矫健的步伐沉稳地行走在颍水河畔。“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唯愿苑祝标先生在教书育人的征途上桃李芬芳,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文丰笔健。

颍水河畔的吟者

读苑祝标散文集《颍水烛光》有感

○ 初守亮



风景优美的徒骇河。(贾海宁 摄影)

夜色河流

一个人躲开喧闹夜市,远离彩虹桥闪烁的绚丽灯光,在一棵垂柳的怀抱里坐下
夜色中的河,像一条流动的洁白哈达
舒缓地穿透黑夜,有了铿锵有力的心跳
像有声的文字缓缓住进心灵的河床
你仿佛只属于我,属于一个把灵魂托付给你的人。你怀里抱着母亲最爱的月亮,我最爱的星星那么近,仿佛我和她从未分离
凉风袭来,身后的垂柳轻抚发丝
我以为那是母亲的手
悲伤,突然从梦里溢出了眼眶

半个月亮

既然舍不得,那就抓一把
散发着枣香的泥土装进行囊
放不下那条河,就把母亲的眼泪

徒骇河的孩子

这条上善之水流淌着古老的香

我爱她每一滴水,都像母亲的泪一样透明;爱她灵动的涟漪像父亲额头深深的皱纹;甚至爱它每一条鱼、每一株白头的芦苇站在桥上,看它烟波浩渺的样子穷尽一生的想象,看他的铿锵步履多像风尘仆仆返乡的游子

我爱她哺育的沃野,还有庄稼爱他抚育的村庄,还有生民我爱它澎湃的涛声,沸腾我的热血催生出比倔强还要倔强的骨头爱上这条深沉的河流,更喜欢听她喊我的乳名,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她是我沧桑不老的母亲

风、芦苇、古渡口

不是桃花渡口,没有十里桃林也没有一叶扁舟和穿蓑衣的摆渡老者只有芦苇把根深深扎在徒骇河畔像在广袤的原野上举着白色的火把它好像一直在等那个从《诗经》里走出来的少年再喊一声“蒹葭”

风还在肆虐,野径上熙熙攘攘的荒草摇曳着一片枯黄一条大水淹没了历史和回忆古渡口身披温婉的余晖看暮色,慢慢吞噬了最后一只白鹭

多年在徒骇河的前世今生仿佛在读一个人在劫难逃的命运撕开岁月坚硬的壳,看风的刀,狠狠刮它倔强的骨头雨的淬火,煅烧它沸腾的血这条饱受苦难的河流,缓缓流出大地的骨髓,命运激荡出神话里的千年浪涛,悠然听见有声的文字和一颗心碰撞,并从光阴的漩涡里掏出眼泪和年久失修的疼